



南國烽烟

罗 旋

南國烽烟

江西人民出版社

南 国 烽 烟

罗 旋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昌百花洲3号)

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西印刷公司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5 1/8 字数350,000

1977年3月第1版 1977年3月江西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0

统一书号: 10110·59 定价: 1.17元

内 容 提 要

《南国烽烟》——是描写土地革命时期，南方一支游击队斗争故事的长篇小说。

作品通过中央红区外围的一个游击根据地，反映了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四年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从一支游击队走过的艰苦曲折的道路，热情地歌颂了井冈山的燎原星火，歌颂了如火如荼的土地革命。

这支游击队，以石亮为代表，团结依靠群众，坚定不移地执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在对敌斗争的同时，不屈不挠地跟党内以李立三、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作斗争，特别是与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流作顽强的斗争，战胜错误路线造成的极端艰难危险的局面，坚持到遵义会议毛主席革命路线取得胜利。

作品深刻地阐明了毛主席的工农武装割据，建立农村根据地，用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光辉思想；形象地说明了：正确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小说运用了中国小说的传统手法，通过生动曲折、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塑造了石亮、尤山柏、武当、何莽、蓼花、夏梅、何朗等英雄群像，刻划了阴险狡猾、道貌岸然的陈尚仁，和骄横跋扈、凶残顽愚的尤占魁等反动形象。

作品中人物性格鲜明，语言生动明快，生活气息浓厚，富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

小说分多部出版，第二部将反映三年游击战争时期更加艰险的斗争。

封面、插图 丘 玮

目 次

序篇	1
一 迷途	22
二 风云初会	48
三 伏虎	70
四 跌杀水之战	93
五 闯	111
六 坎坷	138
七 乌云滚滚	156
八 枪	180
九 鸟归林	195
十 夜袭	214
十一 木梓山上	244
十二 铜锣坳事件	271
十三 虎穴行	282
十四 一打三星堡	308
十五 深情	338
十六 疾风劲草	356
十七 二打三星堡	383

十八	翠谷里·····	416
十九	落地生根·····	439
二十	斗争不息·····	466

序 篇

故事发生在江西南端的雷山。那里重峦叠嶂，绵亘起伏，原始森林遮天蔽地，是一个武装斗争的好地方。历史上曾经有过多次农民起义，虽然被封建地主阶级镇压下去了，但革命造反精神却深远地影响着这里的农民群众。

一九二七年的元宵，云坑村的真君庙前，搭起了一座草台，灯子戏就要开演了。闹台锣鼓一响，把那些在溪边放“河灯”、晒场上看蚌舞的人吸引过来了，附近几个小村的人群也向这里奔来。

山区的冬夜，雾凝露生，山瘴浮起，使正月十五的月亮，显得惨淡苍白，就是那颗平日莹光闪烁的天狼星，在南天也黯然失色。穿着单薄衣衫的观众，瑟缩地挤在场地边缘，听着单调聒耳的闹台，都有些不耐烦。戏为什么还不开演？大家的眼光都注视着台前正中那块地盘。那里，摆着两张铺了锦缎披垫的紫檀木太师椅，中间一个茶几，前面放着三个炭盆，后面摆着几条宽大的红漆板凳。这些座位都还空着，人群中有人叹息一声，轻轻地说了句：“老爷们还没吃完元宵呢！”

就在这时，场外响起了几声吆喝，只见两个彪形大汉开道，走来了一行人。前头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身穿灰獭皮

袍加罩一件青缎马褂，头上戴着酱紫色风帽，手上拄着根寿星棍；在他身后走着一个头大身壮的中年人，一身短装束，上身是件赭褐色皮袄，下身是扎脚丝棉裤，头戴瓜皮帽，斜背着一支盒子枪；在他的后面，有四个持枪拿刀的打手护着。

这行人大摇大摆地进到场中，老头和大头人在太师椅上坐下，六个保镖的在后面板凳上落座。立刻有两个丫头使女，端来了两套盖杯和一个装着各色点心的脱胎漆九宫盒，另有一大碟本县特产红瓜子，都放在茶几上。这一小团人霸住了场中心，好象这台戏是专为他们演出的。

戏开演了，丑角先出场，一手舞着扇子花，一手甩着长袖，走着矮子步，唱起了“路调”。可台下却是闹哄哄、乱糟糟的，那摆在四周卖米饅、水酒、烫皮的摊贩，正忙着做生意；那赌钱的摊子则从戏场一直摆到真君庙里，开宝的、推骨牌的、掷骰子的、玩纸牌的，呼么喝三，好不热闹。一些富家子弟、流氓地痞，正在借这戏会赌场，骗取农民的血汗钱。

灯子戏演到一半，从外面陆陆续续挤进了十八个农民，他们插在观众中，正好对中间那团人形成一个半圆形包围圈。这不是巧合，他们是刚组织起来的秘密农会会员，身上都藏着匕首和利器。今天晚上，他们将把久久沉积在心中的阶级仇恨，象火山一样爆发，象惊雷一样炸开。

冷森森的冬夜，正在酝酿着一场似乎不可能发生的夏日的风暴。

十八条好汉中，为首的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农民，名叫尤山柏。他身材清瘦，皮肤黧黑，额角上过早地刻上了皱纹，厚厚的嘴唇老是抿着，是个勤劳笃实、朴素敦厚的人。这时候，他的一双不大的眼睛，喷射着火焰般的象是可以熔化钢铁的光芒，扫视着整个戏场，当他观察到中间那团人并无异常戒备

时，才放下心来。他望望天上的皎月，侧耳听着勾筒（注）拉出的在冬夜冷涩空气中有点喑哑的琴音，渐渐地沉入了回忆。

旧恨难以清数，新仇历历在目，事情就发生在半个月前。

大年三十这天，尤山柏一家人苦日子苦过，正在忙着过个苦年，不想一个讨债人来到了他家，在饭桌旁一坐就不走了。这讨债的不是别人，正是场中间那家人的狗腿子，是个麻风佬。

要问场中间是什么人，不用介绍别的，只要看看村边小河上那座横板桥就知道。

搞不清哪个朝代哪个官府，给本地立下一条规矩：没出过朝廷命官的村子，只能架直板桥，这种桥用两个并排の木桩支一块横木，搭上直条排木，宽不过尺余，遇上山洪就要冲垮；只有出过达官显贵的村子，才能立起桥墩，架起桥梁，横铺桥板。

这云坑村出过一个七品武官，就是坐在场中间戴酱紫色风帽的老头，名叫尤天豹。此人年轻时游手好闲，不务正业，把偌大一份家业挥霍光了，没有生计，仗着学了点刀枪棍棒，纠集一班地痞无赖，拦路打劫，为非作歹。以后不知怎的投靠了清朝官兵，剿农民起义军有功，竟然得了个七品诰封，衣锦回乡，大兴土木造府第。至今那尤府八字门楼前，还竖着一对高大的门坊石，象冲天烛插在那里，上刻着御赐官品的字样。从那时起，这河上就有了这道横板桥，也从那时起，这里的农民陷入了更加深重的灾难。

现在老霸尤天豹不管事了，由他的儿子尤占魁，就是坐在旁边的大头人当家。此人穷凶极恶，暴戾恣睢，比起尤天豹有

注：勾筒是赣南采茶戏特有的伴奏乐器。

过之而无不及。四乡群众给他送了个绰号“大头瘟”。你看他头大如斗，配上那矮矮的身材，好象装错了的两件东西，放在一块很不相称。他那双暴突出来的栗子眼，配着两撇扫帚眉，一脸横肉，就象庙里的凶神恶煞。平日里，身后总是不离两个狗腿子保镖，走到哪里，哪里的狗都不敢吠一声。老俵们每逢小孩啼哭，就吓唬说：“大头瘟来了！”小孩一听就吓得不敢哭了。

尤山柏家祖上传下了六石命根子田，又租了尤府十多石田，虽说一年辛勤耕种，但由于山里田土瘠薄、岭高水冷，一石田只能收个四五十斤谷，还了租谷，一年没有一季的口粮，身上的债总是还不清。没有办法，尤山柏打主意上山找点生计，靠水吃水，靠山吃山嘛！可是田有田东，山有山主，别看这里是“八山一水半分田，半分道路和庄园”，开门见山岭，地无三尺平，山虽然多，可尤山柏的爷佬死了却没有一块葬身之地。

山都是尤府的山，尤山柏好不容易向尤占魁租到一块山林放香菇。他辛辛苦苦砍倒一片栎木枫树，做成段木。谁知接连两个冬春没有下雪，剥花里的白瘤发得少，出的菇子也就寥寥无几，大大歉收。本来和尤府议定七三分成的，山主坐得七成，尤占魁见年成这么坏，便要照山价收树钱，一算就是七十多块大洋。

说起来，尤山柏和尤占魁还是五服以内的本家，尤占魁该叫尤山柏做叔父，山柏娘也曾向这个侄孙求过情，可是尤占魁板着面孔毫不通融，不仅全部香菇归了他，还倒欠他二十块大洋的债。

年三十这天，尤占魁带着家丁打手到外村去逼租逼债，那是强讨硬索，扛猪揭锅，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尤天豹在家中正寻思怎样对付本族债户时，正好有个得了麻风守山林的狗腿

子，下山领取过年酒肉，尤天豹心机一动，便要管家的传过话去，于是这个狗腿子便来到了尤山柏家。

尤山柏一家人真是十分为难，来硬来软赶不走，说好说歹都不听。狗腿子要了一顿饭吃，最后硬逼着尤山柏答应把仅有的六石田抵债，他那落了眉毛烂了鼻头的变了形的脸，才挤出一丝哭一般的笑容，得意地走了。

尤山柏气得把他用过的碗盏筷子扔到池塘里去。山柏娘把板凳桌子用糠头滚水擦了又擦。她愁苦地叹息着：“唉，拆东墙，补西壁，挖好肉，补烂疮，穷人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啊？”

尤占魁早就打了尤山柏家六石田的主意，如今遂了心意，只是没拿到田契还不甘心。初三这天，他去豪绅家里拜年回来，路过尤山柏门口，走进去一拱手，也没有什么称呼，大着嗓门叫了句：“给你们拜年来罗！”

尤山柏是个耿直人，丝毫不会作假应酬，说起话来就象竹篙进巷子，直来直去。这时心中正恨着他，也就没好气地说：

“不敢当，黄鼠狼还给鸡拜年么？”

尤占魁干坏事一向无所顾忌，不用遮掩躲闪，听了尤山柏的话，心里虽有气，但装着不在意地说：“黄鼠狼拜年也不错嘛，这叫先礼后兵！”

这时山柏娘带着满妹子从房里出来。“满”是“最后一个”的意思，是她最小的女儿，名叫木莲，今年才八岁，生得伶俐聪明。木莲偎依在娘身边，用一双疑惧的大眼睛打量着这个恶魔似的人物。

山柏娘开口说：“请坐吧，人家说，兔子不吃窝边草，你对本房人都不能手下留情么？”

尤占魁“嘿嘿”笑了两声，龇着黄牙说：“不过，有的兔

子是见草就吃的，哪能挑挑拣拣呢？我有事要到别处去，你那田契给我带走吧！”

尤山柏气鼓鼓地顶道：“实打实的跟你讲，要田契，没有！要命，有一条！”

尤占魁脸色一沉，用手指着尤山柏说：“好，你敢打赖，赖到我的头上来了！哼，太岁头上动土，老虎嘴里拔牙，小心你的‘七斤半’！”回头对家丁丢个眼色：“念在同族，给你点面子，拿点东西作抵押！”说着撇头出门去了。

四个虎狼般的家丁立即奔了上来，要进房搜东西，尤山柏气得拿起墙脚下一把斧头，在房门口一站，喝道：“哪个敢进来，我跟他拚了！”

家丁愣了一下，没有进房去，却突然抓住屋角的木莲，挟起就跑。尤山柏追上去抢救，终因双拳难敌八手，没夺下木莲，反倒挨了一顿毒打。

尤占魁大步走远了，跟在后面的一个家丁回头叫道：“限你三天之内赎人。”

可是到了第三天，尤山柏母子借到二十块钱去尤府赎人时，账房先生告诉说，人已经卖掉了，刚好二十块钱销了账。尤山柏母子立即去找尤占魁要人，这时尤天豹踱了出来，捋着胡须笑着说：“这是有意帮你们的忙，既少了一张吃饭的嘴，又还清了债，一举两得！”气得尤山柏母子半天说不出话。

这晚，尤山柏辗转不能入眠，两眼望着楼板，寻思报仇只有一条路——到县城去找农民协会。他听说过在湖南农民运动的影响下，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运动也在本县兴起，工人成立工会，组织了纠察队，农民成立农会，组织了自卫军。北乡许多地方的农民把过去威风凛凛的土豪劣绅捉去戴高帽子游乡，实行减租减息，废除苛捐杂税。但是，革命的风暴没能刮进这

偏僻闭塞的雷山。尤占魁等山霸，倚仗着武力，严厉地统治着山乡，有几个出外参加农民协会的农民，一回到雷山，就被他们残酷地活埋了。

次日一早，尤山柏冒着风险去县城找农民协会，倾吐了山霸的罪恶。县农民协会留他参加了农民干部训练班，派他回雷山组织农民协会。

尤山柏回到云坑，首先去找与尤天豹有杀父之仇的牛强。这是个血气方刚、脾气倔强的汉子。个子不算大，有股犟劲，不愿干的事，九牛二虎拉不动，愿意干的事，赴汤蹈火也不怕。尤山柏到他家中，拉他进房，试探地问道：“你听说过北乡那边的事么？”

牛强回道：“听过一点，还不清楚。”

尤山柏告诉说：“那里红了半边天，打赤脚的泥腿子说话算数。土豪财主倒了威，真是天地都翻过来了呢！”

牛强听了兴奋得大叫：“有这样好的事！”

尤山柏忙止住他：“细声点！实打实的说，要是这里有人打大头瘟，你敢不敢参加？”

牛强回道：“怎么不敢？‘阎王也怕拚命鬼’，反正是活不下去，跟他拚！一言为定！”他的声音越说越大。

就在这时，一个人闯了进来，一手抓住尤山柏，一手揪住牛强，轻声说：“你们好大的胆！”

尤山柏吓了一跳，定神一看，来人是尤开山。此人五十多岁，农忙在家作田，农闲出外做泥水，见识多，交游广，为人风趣开朗，在群众中有威望。尤山柏见是他来了，立刻放了心，说道：“开山叔，我正想找你，有件事想请你点拨点拨。”

尤开山坐下后，边装旱烟，边笑着说：“哈哈，上街买针逢着线，下街买线逢着针，打油逢着卖灯草，有心逢着有心人。

不说我也能猜个八九，你们想造反！”

尤山柏反问一句：“你说行不行？”

尤开山喷出一口烟雾，从容地说：“人家北乡有县农协撑腰，我们这里呢？几个去接头的人都遭了大头瘟的毒手。要造反，还得有个带头人，不怕人头落地，去找县农协。”

尤山柏便把自己去县城的情况说了一遍。

尤开山和牛强听了，都很兴奋。

三人商量了一阵，决定先串连十几个苦大仇深的农民参加农会。

正月十二这天，十八个人在山神庙里聚会。大家都急于报仇，所以一听说十五晚上有戏班来云坑演戏，就决定借这个机会起来造反。

现在，十八个人都作好了战斗准备，就等尤山柏指挥动手了。

台上紧敲密打的锣鼓声，把尤山柏从回忆中拉回来，他望望天上，寒月挂在当头偏东南的地方，估计有十点多钟，该是动手的时候了，便把裹在头上当帽子的罗布巾解下，系在腰上，这是预备信号。十七个人看见了，都瞅紧自己的对手，作好出击准备。

这时台上的小丑正在追逐调戏小旦，说着淫秽的话，尤家父子和狗腿子都看得津津有味，不时发出邪笑。

就在这时，尤山柏一声唢哨，十八条好汉象十八支出弦的箭，射向场中心，按照事先分工，十二个人对付六个狗腿子，六个人对付尤家父子，猝不及防地袭击对手。尤天豹和六个狗腿子虽有些挣扎反抗，都被按倒捆绑了，只有尤占魁听见了后面的风声，立即跃起身来抓住椅把一转，挡住了袭击他的人，等三个农会会员把他团团围住时，他已能施展手脚了。

牛强仗着自己的蛮劲，冲上去用匕首向尤占魁就扎，尤占魁“哎哟”一声往后仰倒，牛强扑上去想压住他，不想尤占魁一个飞腿踢中了牛强的下身，接着一个鲤鱼挺身立了起来，顺手把椅子往另两个扑上来的人一砸，脱身往场外就跑。三个人紧紧追了一阵，没有追到，竟然被他落荒逃走了。

台上的戏停演了，台下的观众有的跑走了，有的见是打山霸，也上来帮忙，大多数都隐在附近看动静。赌场上的流氓地痞乘这混乱之机，争抢着押注。卖米课、水酒的小摊子被人流一冲，都倒在地上了。

尤山柏见七个人都抓住了，三支长枪、三把马刀都缴获了，只跑了一个尤占魁，也不放在心上。他要牛强把尤天豹押上了台，喝令跪下。尤天豹昂然不理，牛强气得上前用刀背使劲一敲他的膝弯，才“噗通”一声跪了下去。

跑散了的观众这时慢慢聚拢了。尤山柏走到台口，本来准备了许多要讲的话，这时由于过分的激动，一时哽在喉头出不来，满脸挣得通红的举起两只手臂，只知高呼：“我们造反了！我们造反了！”过了一刻，才说出几句话：“农友们，实打实，有冤的上来伸冤，有仇的上来报仇！”

戏会立刻变成了斗争会，农友们纷纷上台控诉，揭露尤家父子的滔天罪恶，清算山霸的血债。台下的人越聚越多，连没来看戏的老人妇女听说造反，也纷纷向戏场涌来。人们热血沸腾，怒火燃烧，把这冬夜的寒气一扫而光。

这时牛强跳上台，把一顶纸糊的高帽给尤天豹戴上，牵去游村，小孩们都尾随着看热闹。

尤山柏接着宣布：穷苦的农友去尤府清算，灯子戏照常演出。于是农友们向尤府涌去，台上的锣鼓又响起来了，却没有观众，演员便脱下破旧戏衣，跳下台，投进了这股洪流。

人群进了尤府，把中堂泥金神龛里的“天地君亲师位”，条桌上的福禄寿三星瓷像，砸个粉碎；有的人愤愤地把山霸房里的穿衣镜、梳妆台也砸烂了。尤山柏、尤开山则找来尤府管家，进行清算；另有些人在厨房宰猪杀鸡，煮上几担米的饭，扛出几大缸陈年酒，就在前院、走廊、厅堂等处摆起桌子来，八个人一桌，欢欢喜喜地补过了一个迟年。

这真是一个从来不曾有过的欢快的夜，农民们从没有象今晚这样开心痛快过，他们初次尝到了斗争的甜头，沉醉在胜利的喜悦中。

第二天，一支四十多人的农民自卫军组织起来了，武器有缴来的三条快枪，其中一条新的是汉阳造七九枪，两条旧的：一条是套筒，一条是漏底，还有十几条打猎的土枪，其它就是大刀梭镖了。大家推尤山柏当队长，尤山柏笑道：“实打实的说，我一没当过兵，二没打过仗，连站队上操都不会，晓得当什么队长？”

牛强说：“这里谁也没当兵打过仗，你去过县城，看过人家的自卫军，还是你当的好，一言为定！”

尤山柏想了想，觉得义不容辞，便应承下来：“好，我就我当！不过，一个篱笆三个桩，好汉也要众人帮嘞！”

队员们都说：“我们都听你的！”

次日，云坑农民自卫军打着红旗，威风凛凛地押着尤天豹游雷山各村。山里大的土豪劣绅如上岳的何家富、雷坪的陈尚仁，都逃到山外三星堡去了。于是各村农民纷纷起来造反，革命风暴横扫着一切封建反动势力。

县农民协会和县政府组织的特别法庭，应雷山农民的要求，来雷山公审了山霸尤天豹，宣判死刑后当场执行，更是大快人心，群情激奋。

革命的声势风起云涌，斗争的浪潮汹涌澎湃，雷山红了半边天。

尤占魁元宵晚上逃脱以后，在山神庙躲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就直奔山外三星堡。正去找堂兄尤占禄，忽听有人叫道：

“占魁兄，请进，请进！”抬头一看，是名绅陈尚仁站在府第门口的石狮子旁边，笑容可掬地拱着手。尤占魁本想跨上麻石台阶，但一想起陈尚仁为人狡黠虚伪，与自己发生过齟齬，如今落难前来，怕会受到奚落，迟疑地站着未动。

这二人过去互不服气，常常是话不投机，不欢而散。有一次，在尤占禄家的宴会上，陈尚仁发出议论说：“有句俗话说什么‘为富不仁’，我对此颇有感触。为富者完全可以为仁。金刚怒目，不如菩萨低眉，我们有的先生逞凶使蛮，不择手段，实在愚蠢之至！”

尤占魁听这话意，分明是指着自己，他那肯示弱，马上粗声回击道：“我们有的先生，又想当婊子，又想竖贞节牌坊；又想吃鱼，又怕沾腥。打开天窗说亮话，我尤某向来认为：‘胆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要发财就不要怕人骂，要当婊子就不要怕人操！”

这话引起了席间的争论，有几个土豪拍手称绝，但大多数绅士都摇头晃脑地指责说：“粗野粗野！”“这话不应出自我辈之口。”

尤占魁受到责难，愤而退席，拂袖出门。

现在，尤占魁一想到这些，便告辞要走，陈尚仁却奔下台阶，亲热地拉着他的臂膀往门里走，用深深同情的语调说：

“云坑发生的事我已知道，请先到舍下安身。”

陈尚仁料想尤占魁还没吃早饭，忙吩咐佣人准备酒菜，在自己书房里摆个小宴，给尤占魁压惊。